

你过分可爱



王欢/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你过分可爱

80后实力派作家

王欢 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你过分可爱 / 王欢著. — 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,
2012. 12

ISBN 978-7-201-07817-5

I. ①你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792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：刘晓津

（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：300051）

网址：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：tjrmcbs@126.com

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 开本 14印张

字数：351千字

定价：39.80元



1

透过酒杯，乔伊又把好端端的中午变作黄昏。他热爱秦雪，此刻却满怀激情地展望分离。

这天，两人誓言喝醉，相约从幻觉走向过去，到无论四季都温暖的爱情世界。秦雪说，如果乔伊不背叛，就永远不分开。只要他不找别人，她愿意一辈子维持现状。她或许会按父亲意愿和别人结婚，但会在婚礼宣誓永远忠于旧爱。秦雪被坦荡的谎言之光陶醉，闭上眼睛，她AB型的血液重新划分不公的情感意识形态格局。

乔伊的思维跳跃且翻滚着到未来，他还真能接受秦雪所描绘的婚爱分离，但他也阶段性恼怒秦雪的要求，秦雪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背叛，不许他结婚，就连看别的女人也违法……她用牙咬着玻璃杯，把深红色的酒倒在乔伊头上，很快又扔掉酒杯双手捧住他的脸颊。

秦雪嘴上说，乔伊要找别的女人，就把他放在酒杯里淹死。其实，就算乔伊背叛了秦雪，她也永远不分开，她隐约感觉那是相爱的另一个高境界：相互折磨。

乔伊笑得闭起眼睛，让酒尽可能多地洒在嘴里，他诙谐地谈论他们热恋期间秦雪被迫去相亲的经历：他们的恋情不能公开。每到周末节假日，乔伊会送秦雪去和相亲对象吃饭、看电影、逛

街，由于对面男孩儿没谈过恋爱，他还要安排约会细节，如吃饭地点、电影场次甚至谈话内容。

秦雪不让乔伊直面对手，担心他失控。乔伊借朋友的车送她去约会，在车行60公里的时速下，目光如电地从人群中把情敌认出，并用眼神反复穿透他……

和很多爱情故事不同，秦雪的相亲并非完全受不可抗拒因素掌控，她一方面屈服于父亲的强权，一方面对乔伊充满怀疑，他的人生和事业是否能达到世俗标准线。

秦雪是矛盾的人，此刻她双手用力，不停地亲吻乔伊，品味着他嘴角红酒的咸涩，俏丽而刁蛮地质问乔伊：“我这么爱你，为什么你还要和别人好？”

“我每天都在找别人，找不爱的女人，结婚生好多个不同发色的孩子，让他们跟在屁股后面跑。只要感情到了，没什么不可以的。”乔伊言语锋芒，可在秦雪动荡的一年中，他始终没和别人好，也没有任何私心。他最多希望自己能是秦先生的儿子，这样悲剧就能升级为古典主义了。“你醉疯了。我不要别人给你生孩子，你的孩子都是我的。”

黄昏橙红色的光溜进屋里，由于乔伊租住的房子户型和位置很差，所以很少获得阳光。

乔伊被柔和的光线吸引，他沉默了，秦雪也不再和他逗。
“耗这么久，第一次在你屋里看见阳光。”

乔伊摇摇晃晃，伸出手像是要唱歌。秦雪站在屋中央，乔伊让她不要动，他慢慢转过身溜到了墙边。乔伊抬起手，放在她的影子上说，“别动，把手伸给我……”

秦雪配合地抬起手臂，两人深情地对视。或许是酒醉，或许是过于深爱，乔伊从墙上影中触摸到秦雪的温柔，他和影子牵手，异常开心，他去吻站在秦雪身边的影子，异常专注。

“我们感情真挚，所以想怎么用，就怎么用……”乔伊嘴贴

着墙出溜下去了。

秦雪站在原地悠然而泣，空气因浓情而凝固，它让两个不在一起的人深深地重合。

当秦雪父亲提着球杆带人进屋时，乔伊正四肢伸开地平趴在床边，而女儿独自睡在单人床上，他无法想象两个睡着的人还能换几次地方。

秦先生略感欣慰，示意开锁的人和手下出去。他瞪着乔伊，掂量一下手中的九号球杆，然后放到门边。他脱下外衣轻轻盖在女儿身上，蹲下身仔细检查乔伊，以推测在自己出现前两人怎么消磨的黄昏时光。

看着乔伊伤感的睡姿，秦先生不禁心软：“这小子居然趴在碎玻璃上睡觉。”

“你……才和玻璃睡觉……”乔伊梦中应答得干脆。

秦先生不再理会，他在屋里转悠，查看纸篓和垃圾桶里是否有避孕痕迹，最终他搬过椅子坐在两人中间耐心等待。

夜幕从黑暗蔓延到房中，秦先生一声不吭，直到女儿摇摇晃晃起来找水喝，才下意识地递了一瓶过去。

伴随着秦雪的惊呼，乔伊翻身拉过秦先生的脚紧紧抱住，他丝毫不知家中变故，还柔情地询问：“我的小野猫儿你怎么了？”

秦先生想甩开乔伊，几经用力，还是无奈地被他把一只鞋留在怀中。

“乔……醒醒，我爸来了！”秦雪吓得缩在墙边。

乔伊轰然而醒，手里拿着秦先生的鞋不知所措。

“看在你真心对我女儿的份上，才没在你做梦时给你一杆儿，希望你的好梦做完了。咱们三个得好好谈谈了！我重申你和小雪不合适。”

“说的是，叔叔。”乔伊的回答让秦雪出乎意料，以前他慷慨激昂地为爱申辩，怎么突然变得这样顺从。

“从成长环境、家庭、性格、地域文化等多方面来看，你们两个最终不会幸福，还有可能是悲剧！所以我得阻止悲剧发生。懂了么，我不是瞧不起你这个外地小子，你是个聪明人……本来我有好多话要说，但现在不用说了。”

乔伊看看秦雪，把头低下，心绪烦乱。

“现在我把女儿带走了，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“我有。”秦雪当着父亲冲到乔伊面前抱住了他，小声地说：“永远不分开，你等着看。”

乔伊呆呆地笑了，他搂着秦雪和秦先生四目相对，眼中充满哀求。

乔伊连续四天站在秦雪家对面的顶楼，这是秦雪父亲下最后通牒后最典型的约会模式。他遥望爱人，深切感受着时光交替和情感消融。有时乔伊想纵身下去，彻底融入这座让他爱恨不能的城市，但想到一生的美好憧憬和梦想也将就此结束，他又不舍得。

像每个在北京孤身奋斗的外地青年一样，命运用爱情、就业、住房等利刃间歇性刺痛乔伊的身心，即使偶有反抗也伤痕累累。乔伊早就习惯了用微笑传达感伤，用焦虑掩饰绝望。

由于没能有幸生在北京，也没条件毕业后在北京安家，秦雪的父亲毅然要割断他们的爱情。他认为在这个时代贫穷和窘困会扭曲人的心性。

乔伊能理解做父亲的苦衷，也能理解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，但就是舍不得秦雪。同时，他不是有手段的人，比如以退为进，利用感情让父女反目；也不会放下一切去讨好看不起他的未来岳父。有时为见秦雪一面他得用尽心思，夸张点说每次约会都带有运气成分。

秦雪把所有灯打开，站在卧室窗前，她面朝着乔伊隐身的楼。

乔伊在黑暗里，看着心爱的女人以及她身后绚烂的城市灯火，深感咫尺天涯已不单是两个相爱的人了。

他不知道在自己面前，秦先生的儒雅只是怕破坏绅士形象。

秦雪并非回避乔伊，而是怕他看到父亲暴力急躁的一面。当粉碎的手机零件飞溅到身上，她仍旧保持着舒缓的动作拉上窗帘。在隐去身形的瞬间，她将平静和安详留给了乔伊。

乔伊误以为秦雪不想再见他，顿觉伤感，他疯狂得从楼梯下去，在小区里徘徊，以排解种种疯狂的念头。

在窗帘封闭的世界里，发现乔伊的秦先生早已狂怒。秦雪母亲害怕他打女儿，冲到面前求情，他一把揪过秦雪把她推到房间里面，从外面锁住了屋门。

秦雪吓得浑身发抖，她不知道父亲会做出什么举动，腿一软就跪在他面前。

秦先生误解了女儿，以为她想用这种方式求情，更为愤怒：“你要还跟他好，就是逼我走绝路。”

秦雪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这样，她哭得说不出话，只有不停地摇头。

乔伊和盛怒冲下楼的秦先生撞到一起，他刚要说话，秦先生迎头就是一拳。

秦先生压抑已久，乔伊不曾察觉他郁积已久的怨恨，更无法估量中年父亲将全部生活和信仰的危机转嫁到他身上。

乔伊被打得口鼻出血眼前发花，但疼痛让他从绝望中得到喘息，仿佛是他寻找已久的感觉。他一次次被打倒，一次次顽强地站起身，脸上始终保有释然，身体的惩罚让爱更加真切，也让他更加孤独。乔伊狂笑着离开，他发誓要在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创造一个新世界，然后再举重若轻地丢弃它。

寂静的小区，只剩下喘着粗气的秦先生和他散落一地的愤恨。乔伊在公园里清洗了血迹，他呆坐在人工湖畔，因感受不到疼痛而沮丧。回想几年来在北京的生活，不禁心生悲凉，自己先后去过的三家公司相继倒闭。

乔伊失业前栖身于末流时尚刊物，上级领导把睡过的女人全部收容，竟也组成了完整的经营团队。他终日 and 一群面目凄凉胸部奇大的女人共事，她们除了“唧唧歪歪”就是“絮絮叨叨”，这客观上促使乔伊成为策划、选题、采编甚至广告发行上的全才，同时也让他对“胸”心生怨恨。

一直以来，乔伊心中都有梦想，为此乔伊将精力全部放在工作上。他和别的同事不同，从不计较利益上的得失。乔伊看重的是磨炼和感受，留在刊物不为赚钱而是在“找东西”。乔伊明白，在这个体制和现状都已腐朽的小世界，尚残存着一些生命哲学。

秦雪的爱让乔伊的生活出现希望，可他深知两人并不同路。乔伊每天睁眼想到的是要活着，纠结的是生存，而秦雪只为痛苦而痛苦，她始终在温暖和安逸中半休眠。

乔伊顺着条漆黑的小路往远处逃离，看到公园大门和栅栏时选择了后者，他三两步就蹿了上去纵身跃下。被秦雪父亲打后，乔伊下决心离开她。

融入喧嚣的夜色，乔伊顿感浑身松快，他昏沉地走到酒吧街，郁积在心中的苦闷和遥远的音乐声互相辉映。乔伊觉得胸口快要爆炸了，情感的火药在内心引爆，在有限空间里急速燃烧。他实在不甘心将人生的价值定位于追求车、房及体面的衣着。一世短短数十年，要是这么活心有不甘，如今这些却成为一张生存许可证，不具备它连爱与被爱的权利也无法拥有。

坐在“红媛会”的角落，乔伊看着来往却无视他的漂亮女孩儿。光鲜世界就在眼前，可自己却无力触碰。也许这种渴望就是未来生活信念的依据，乔伊渴望的不是得到而是摒弃。

舞台上灯光闪过，乔伊看到熟悉的身影转眼消失，他起身往前凑。

“让让！看着点儿！”乔伊被一群劲儿劲儿的青年挤到一边，其中一人背的吉他箱子狠狠地扫到了他的头。

乔伊正犹豫要不要发怒，熟悉的身影扭过来，身形特不协调，目光猥琐地掠过乔伊全身。

“潮哥？”乔伊喊出声。

“哲哥，高潮的高，哲学的哲！正是小生……”他用手比划着，身子还不停地颠来颠去。

“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，我现在就差出台了！生活所迫，半路上又多了个妈。晚上都得出来。恨自己少生了一双翅膀不能做鸭子。”高哲正说到一半就被拉去后台，他把乔伊安顿在一边让服务生好好招呼。乔伊目不转睛地看着漂亮的女孩儿，几杯酒后面泪都快掉下来了。

女孩儿赶忙继续要酒，乔伊毫不犹豫地干了……终于在音乐的掩护下哇哇地哭了起来。

“算高……高哲请的。”

“你是哲哥的兄弟？”

“兄弟？他说我是他兄弟？我是他男人。”

乔伊和女孩儿相互打量，天性羞涩的他不敢正视女孩儿，只将目光落在她双腿上。

“噢，呵呵。果然不一样，哲哥从来没请过任何人，现在水都喝二手的。”

“怎么这么酸？我们以前合作过，他……是才华横着溢的金牌摄影，摄像！我不过是个穷酸地被摘牌的编辑。”

“哲哥真是生活所迫，一言难尽……我看你不像是……Gay不会盯着女人的腿看。”女孩儿拦截到乔伊的视线，转移话题。

“我们Gay时轰轰烈烈，只是你看不见，你哲哥有我才成了真正的男人！再来一……瓶！依然算你们大师请！”

乔伊直指舞台，他稍微整合思路：今天喝的不单是酒，而是下月的生活，索性把一生的都喝光也痛快。

舞台上出现了新乐队，全场气氛趋于迷幻。刚才推搡乔伊的

青年纷纷跃上舞台，“欢迎来到红媛会，在这里我们将用生命演奏。在音乐之外是冷漠的城市，它让我们的贝司手第四次自杀未遂。”台下顿时一阵万岁的口号响起……

只见个魁伟男人将特制琴箱立在舞台上，踢开盖子，里面走出个姑娘，她蜷缩在一件超大的衬衫里，光腿穿着长筒靴，水晶鞋跟反射着观众眼中的光彩。

“她今天又少系了两个衣扣。”

“好美，真是不能再美了，这样的姑娘有没有上半身都不重要了。”

“乔哥，您真是Gay吗？”

乔伊微笑。

舞台上的女孩儿看看三个同伴，示意演出开始。她横过贝斯让头发低垂，机械地拨动弦音，一阵倔强的琴音辐射过来：

不愿说话 当我是一个哑巴 可我会歌唱 歌唱青春的狂妄
出生前 告诉自己为爱而来 告诉世界为信仰存在
渴望为理想献身 喧闹一个时代
人生的暮霭 却被平淡掩埋
悲哀一代 只求生命因死亡绚烂

乔伊心乱，稳定不久的心绪潮水般翻涌，他顾不得往杯里倒酒，努力探寻着她眼中是否浸润着温暖的悲伤。

“她们近来集体疯狂，你看看周围人的反应就知道，乔哥！你听得见我说话吗？”

乔伊盯着舞台，眼前的人全都开始跳舞。

“每次演出砸乐器的钱比赚得还多，听说要解散了，因为女主唱没法选择他们中任何一个男人作为男友。不过也可能是炒作，她是个绝顶聪明的女人！”

“是……是吗？”

乔伊早听不到音乐和嘈杂，耳朵只接收来脑中的声响。“尿。”他摸摸酒瓶，离开座位。乔伊扶着墙，成功走了直线。

陪喝酒的女孩儿听得入神，全然没留意。他不满红媛会的墙软绵绵，地高低起伏；更反感眼前的万花筒，让彩色三角圆圈呼呼朝自己飘来。乔伊摇头，不满自己喝这么多还如此清醒，为什么都喝不醉？为什么被秦雪家人抛弃还这么开心？

乔伊摇摇晃晃走上台，左手抢过鼓槌，右手去摸键盘。由于酒醉，他一把按在胖键盘手的小臂上。键盘手顿时浑身汗毛倒立，嘴里骂乔伊有多远滚多远。

观众早已习惯这个乐队创造意外，无论台上发生什么都是可能的。有人以为是乐队的全新编排，所以更加狂热，口哨、叫好声空前响彻。

令所有人惊讶的是，乔伊没有扰乱演唱秩序，他的节奏竟巧妙地融入演出中。

这一幕被藏在摄像机后面的高哲看到，他冷汗直流，心想饭碗不保没事，别再挨一顿揍，红媛会的保安可都是退伍特种兵。

乔伊打开巨型琴箱钻了进去，又笨拙地关上了“门”。乐队成员集体哑然，不久胖键盘手就在演奏时看到琴箱缝隙流出了涓涓液体，量还特别的多。他不知乔伊自守候秦雪家以来，一直没有去厕所，整整一晚上还不停地喝酒。

女主唱从伤感陷入滑稽，她在唱过一曲后走向了琴箱，原因是保安想把它抬走。她边唱边对他们摇晃食指拦阻，节奏激烈，情绪暴躁。全场观众呼应，男男女女都站起身紧随她摇晃食指。保安只能灰溜溜地下去，此时躲在箱子里的乔伊不知是睡是醒。

秦雪接到短信就慌了，原来红媛会观众里有她的朋友林妹妹。当乔伊摇摇晃晃把手乱伸时，台下就有人发短信：你家老乔吃犊了，上台跳舞去了。秦雪不明来意，正在按手机，父亲走了

进来，让她去看一个节目。

秦雪魂不守舍，坐在旁边的父亲把一切看在眼里不去揭穿。

卧室的手机在黑暗中不停闪亮，触手可及的消息秦雪却不能去查看。秦雪默默猜想着种种可能，她担心乔伊会冲动，会做出失去理智的事。

借着父亲上厕所的时间，秦雪回到屋里，才了解到乔伊正在红媛会夜店发疯。林妹妹仿佛既担心又兴奋，表达上出了问题。不在现场的秦雪终究无法领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自父亲禁止她和乔伊恋爱，自由受到严重限制，秦雪无论到哪里都要事先获得同意。有时为见乔伊，秦雪费尽心思找借口出门。从想吃火锅开始，到借机去超市买调料，再联系乔伊匆忙中见上一面。

乔伊经常因她一个短信放下手里所有事，匆匆赶来再匆匆离去。那种在货架间相互寻觅对方，时刻保持着警惕的感受，秦雪恐怕一辈子不会忘记：在一些告别长于见面的约会里，两人已习惯相望对方到消失，彼此都分不清是谁先转身，又是谁先回过头。两手的相触，甚至算是奢侈的举动，可哪怕再细微的动作也承载着全部的悲情。他们畸形地陷入人为窘境，用现实诠释了时代青年的软弱乏力。

当天晚上，秦雪在父亲眼前面如止水，她匆匆地洗澡，让湿散的头发披在睡衣上。回到卧室安静地旋亮台灯，坐在那里看书。父亲和她聊了几句后也进了屋，秦雪借着出门倒水，努力从门缝中查看屋里是否还亮着灯。秦雪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她屏住呼吸静静等待父亲的鼾声。在和乔伊漫长的、被禁止的恋爱过程中，她已成了睡眠专家，听鼾声就可以辨别睡眠的深浅。

父亲的鼾声变得均匀起伏，秦雪也熄灭台灯，虽然有墙壁阻隔光线，但她总觉得父亲能用第六感知她屋里的光亮。

又经过一段痛苦的煎熬，秦雪从床垫夹层里取出备用钥匙。

她早就做好准备，知道有一天会半夜溜出家门，钥匙链太大会给潜出造成不便。

秦雪从柜子中又抱了一条被子，按自己的身材叠在床上，再给它盖好，为了使头部看上去更加真实，她又多塞了个毛绒玩具。最后一步，就是站在桌子上将顶灯接口拧松，即使母亲进来也不至于察觉人去屋空……

等到秦雪穿着睡衣，冻得瑟瑟发抖时，乔伊已经从琴箱里出来，肩并肩地和主唱站到了一起。乔伊高呼，不需要献花，需要美酒，这个举动不仅助燃了观众情致，更让红媛会的人哭笑不得。乔伊喊这么一次，似乎比五六个推销模特都管用。很多人纷纷点酒送乔伊，舞台前多了无数酒瓶。

“有人……喜欢我吗？喜欢我歌唱生活，歌唱人性吗……我很高兴今天能站在这里，感谢这些年没陪我走过艰难岁月的人，感谢在我人生低谷时犹豫和怀疑我的人，是你们的不信任造就我贱兮兮的坚韧……我不曾嫉恨对手和苦难，但哪怕亲人半秒钟的迟疑目光也能让我死好几回，那个被我称作亲人的人，就在你们中间。”乔伊用更高的声音轰击台下的秦雪，这是自他们相爱以来第一次正面交锋。

乔伊把酒杯举过头顶，滑步数米跪倒在台上。巨型琴箱倒下，将他紧紧扣在下面。全场再次惊呼，嘈杂声淹没了秦雪的哭泣。这次乐队没有再给乔伊发疯的机会，他们一拥而上将他扶起来。

就在这一刻，秦雪身旁同样发生变故。几个早已隐藏在角落的人，很绅士地来到了舞台上，向乐队示意他们要带走乔伊。

乔伊坐在一旁，两只手指着主唱衬衫下的双腿，想说话却出不来声音，从表情上判断他觉得已在说话了。

保安试图上前拦阻，但对方人多气势大。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围拢乔伊，举止儒雅饱含力度，简单交涉后，键盘手、鼓手让出了位置。他们轻手轻脚地控制了乔伊，像搬运工艺品般将他放进

琴箱。一切熟练得像受过训练，台下观众就像看舞台剧换景一样。

秦雪仿佛认出了他们当中的某个人，顿显惊慌，她喊着乔伊往前冲。一只有力的手将她拉住，顺势搂进了怀里。秦雪顿时失去反抗，那股力量充满了驯服和温情，仿佛贯穿于她整个生命。

“跟我回家去吧，否则把那小子扔河里漂走。”

父亲声音里没有愤怒，秦雪的心一下子空了，她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一切。

“你们要把他怎么样，我要过去！放了他！”秦雪下滑。

“你再说一句我真让人把他扔掉。现在还不会！”

就在秦雪和父亲争执时，从后台蹿出一个人，他扑向琴箱试图将它拉下。

高哲险些把乔伊从空中撞下，但秦先生几个手下训练有素，只稍作调整就让他扑空。还等高哲落地，两人轻松接住并礼貌地将他放到地上。

高哲不甘心，随手抄起贝斯又抡过去，仍旧在半空就被接住，那人轻蔑地瞥了眼高哲，礼貌地将贝斯交给了女主唱。但意外发生了，女主唱手起琴落，将他拍倒在地。

被酒精麻醉的观众集体冷漠着，大家嬉笑、碰杯注视眼前的一幕，不少人叫好喝彩。

秦雪见形势突变，又要挣脱父亲去救乔伊。秦先生恼怒地将她拉回，狠狠地给自己一个耳光。秦雪心疼父亲，担忧乔伊，怨痛交加昏倒在地。秦雪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跑出来，她搀扶住女儿，惶惶中将女儿搂了出去。

高哲和乐队的人最终没能阻止他们带走乔伊，在场观众为高举的琴箱让路，那情形仿佛在欢送英雄离场，更多的人把掌声给了睡在里面的乔伊。

秦先生默默地走在前面，深暗天空让他的背影更加凄冷，母亲踉踉跄跄地搀扶着秦雪走到了车里。闪烁星光，为这一家人勾